

樓山堂集

三





樓山堂集

(三)

吳應箕著

樓山堂集第十六卷

序

姚伯子史書序

休寧姚伯子年四十餘。卽著史。六十而其書成。先是崇禎癸酉秋。伯子投予書。讀之有異。已予過丹山。發其藏。以爲近今未有也。于是伯子同里士鳩資刻之以行。而其書傳矣。伯子顧又屬予序之。予聞之師曰。史之作也。其本諸春秋乎。是紀事編年之祖也。不可及矣。馬遷創爲表紀書傳之體。而後之爲史者咸則之。然卷部繁浩。覽者難竟。涑水之通鑒作焉。古今之史。于是始有條貫。宋儒讀史多論斷。附以己見。固未嘗自爲一書也。自爲一書者。蘇子古史而外。予僅見之。此又伯子之書。上下數千載。取古人編年紀事者。行論斷於其中。自爲一家言。于古無是也。予觀其書。不名一體。裁縮已成之事。以爲文。綴附獨見之義。以立斷。詞不病于好微。而意不苦于難屬。其言約。其義該。其包絡遼邈。使居今者巡復其意。而可以厝之爲用。非具良史才。又積歲覃精者。烏有是哉。此伯子數十年而爲一書。書成而予以爲數百年所未有。無怪也。伯子早精尙書。出入考工三傳。故其撰言次事。多爲近之。要自成爲伯子之書也。伯子嘗謂本朝雖以北地瑯琊之才。不能成一代之書。豈勢會相格。其志不立也。予然之。又謂使加我十年。當爲宋史。予益歎美其意不爲妄。要之伯子卽不爲宋史。伯子所自爲之史書。固已傳矣。伯子生平不問家人產。布衣徒步。

于世一無取。而胸中廓然。其冲盈之氣。見于面貌。人不知其爲貧。至與之論天下事。區分精悉。言皆可見之行。夫伯子蓋用世才。不得已而著書以老如是。卽伯子之書。抑又可知矣。

四書大全辯序

明興。以禮樂文章治天下。而所以造士者。非聖人之道無取。夫聖人之道。六經其燦然者矣。其最精微。莫如四子之書。於是表章四書。專取朱註行之。謂漢唐以來。能折衷聖人之道。使微言大義。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。莫朱子若也。乃當時秉國者。受成祖文皇帝命。尤有四書大全之輯。豈非以聖人之道大。卽朱子有未盡。則羣儒之說。奈之何其盡廢也。意甚深遠哉。予嘗取其書究之。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。卽醇疵未嘗不相半。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。抑何歟。豈非當時承旨者。未能深窺祖意。但取成書。不暇精擇。又時日不給。所委而分彙者。多小生豎儒。識未逮歟。今習者第謂此成祖皇帝頒行之書。有敢議論其閒者。是毀聖而倍上也。殊不知其不然哉。國家之制。行之久而當否見。則其論說之是非。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。旣是非較然矣。復以創於更制之難。而併我聖祖闡揚聖道。造進學士之意。寢以微失。此又誰之過歟。于是袁州張子獨憂之。因于數百年之後。爲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。取其說之疑而辯之。或曰。是毋乃不足閒執讒慝之口乎。予曰。不然。夫二祖之考古定制。廣厲教化。不可謂不詳且盡。乃祀聖之典。至世廟始定。卽歷代從祀。方不難有所予奪。況依傍聖人而爲說者哉。使張子得時行道。必將以此爲黼黻聖治之大端。今窮而著書。獨先從事於此。此固文皇帝在天之靈。而聖人之道未墜地之驗也。其以爲朱子功

臣爲楊文貞諸公之諍友。又何疑哉。張子聞之曰。然。於是以其書授之梓。其辯爲世所共見。予不必論。夫以今日科舉之弊。蓋有異端邪說。剽竊前人之議。而恣其猖狂無忌者矣。張子獨起而辯之。則張子之爲人。亦吾之所不必論者也。崇禎己卯歲孟冬朔日。

四書圖攷序

古人讀書。左圖右史。圖之傳也尙矣。經圖自鄭元、王弼而下。代不乏人。至宋儒以後而大備。以予所聞。有論語圖纂二卷。及程心復四書圖纂釋二十二卷。恨未及見。意嘗欲集古圖衍之。定爲一書而未暇。甲戌春。過新安丹山。聞有吳蒼舒先生者。精經學。攝衣請啓。得聞所未聞。先生因出其夙所撰著者相示。則有四書節解圖攷在焉。予周覽之。其圖攷精核。視昔人加詳。而所解釋。則一根正經。衷于朱、程之說而止。嗚呼。今天下溺于科舉之文。記誦剽竊。雖本義不遑究。況留心古人之制作。而攷其圖。卽號爲通博者。于名物義類之說。亦旣旁喻廣引。而揆之經理。殊多刺謬。故觀是書之裁度。而知先生之學。斷然有功先聖。其可布而傳之無疑也。先生棄官著書。將四十年。貲鉅萬以是廢。布衣蓬戶。屏絕外營。其行義無愧古儒者。所著七經圖攷。聲音紀元。三禮正定註疏。皆翼經明道之書。予將與其從孫子含去非謀。使次第行世。而今爲先序其概云。

梅衡湘西征集序

萬歷閒三大征。其最著哉。迨末年遼事敝壞。浸淫昌啓。以及于今。用兵二十載。無分毫功。而東隅未復。羣

盜滿山。于是談者益侈言三征爲極盛。予嘗著三征本末。于海外之捷。至不忍道。而所重愾屢歎。以爲功不可再見者。莫如噶事。夫世亦嘗深究于噶所繇滅。而功所自成乎。則梅衡湘之苦心偉績。何可沒哉。何可沒哉。是役也。近事無可比。方嘗以唐淮蔡事觀之。衡湘蓋獨爲其難者耳。噶之悖也。惡不在元濟下。又加之句虜爲援。蓋變劇而禍大矣。衡湘是時發憤上書。身請臨戎。然官不過御史耳。卽受命監軍。而有制。有督。有撫。監者不俯而仰其鼻息。稱伉直自喜矣。況敢挾才據其上。以指揮惟吾意。故視晉公以宰相行師。位尊體重。勢得自爲。而柄無旁撓者。爲何如哉。水攻則城崩。閒行則黨貳。創虜則援絕。招降則衆散。事勢曉然而撓者。曲至嚮微。衡湘捐郤善讓。令其計卒行。則國家于西事。恐尙有不可言者也。夫唐之平淮蔡也。晉公受李愬之成。然愬之功炳焉。是役也。有受衡湘成者。衡湘不自張。而報不副。要其苦心偉績。見之先後疏牘者。何可沒也。吾故曰。衡湘獨爲其難者耳。噶事距今四十餘年。予始得衡湘西征集讀之。先是集未行世。予謂衡湘嗣子惠連曰。昔營平言兵者萬世法。何嫌伐一時事。以欺明主。夫衡湘不伐。子不以伐成衡湘之志。然其于萬世者何也。今天下用兵二十年不效。令得如衡湘者在。何詎至是。惠連曰。若是。是先君子所以不沒者。以有此集哉。西征本末。詳予他記者甚悉。不更敍。今獨敍衡湘之獨爲其難者如此。夫此非盡予言也。其同里士王都俞者。亦嘗評是集而感慨繫之矣。

古方略序

古方略一書。爲婺源故太宰余少原先生貳樞時所撰輯。予友張爾公從其家得之。歎爲善本。評以授諸

梓者也。有少宗伯姜公、通政卿徐公爲之序。而張子復以予嘗妄言兵，亦屬爲序之。予惟方略者，皆古人用兵事。今天下政苦兵，又苦無善兵者，則方略不素具也。卽此書可少哉。夫方略非可以書盡者也。古之善爲兵者，其方略多不傳。卽有傳者，非其至。孫吳傳者矣。其書不多。子房所受于老人者，不過一卷而已。後世所傳兵書益多，善兵者日益寡。有善者必不泥古法，應變出奇，而用古法者輒敗。然則方略果可以教人哉。語曰：以書御者，不盡馬之情。以今制古者，不達事之變。況兵事歟。兵者，專家之學也。有善兵而不至學古兵法者矣。無不學古法而盡善兵者也。卽如今日，□入吾關，大得氣去，寇殘殺人民，復狎吾民而處之。而我用兵或十年，或二十年，無分毫功。此無望有出奇應變如昔之不泥古法者。嚮第令師古法而用之，詎至是哉。以善兵者之寡，而咎傳兵法者之徒多，是懲于輕陽侯之波，而謂舟楫可不用也。不亦過歟。以予聞余公神宗皇帝時之正人君子也。其時天下方無事，已輯爲此書。張子抱道未用，憂世之多故，又以此書教天下之用兵者。兩君子之方略固已具見于此。夫左氏言兵之祖也。其論置將猶原本于敦詩書悅禮樂者。嗚呼！此方略不傳久矣。予之因爾公而序余公者，其或猶是意夫。崇禎某年月日。

東林本末序

東林者，門戶之名也。門戶者，又朋黨之別號。夫小人欲空人國，必加以以朋黨。于是東林之名最著，而受禍爲獨深。要亦何負于人國哉。東林爭言真僞，其真者必不負國家，僞者或至負東林。此實何歟。蓋起事至五六十一年，相傳多失其實。于是而有僞者，亦勢使然也。今之所爲東林者，又一變。往時欲錮之林下者，

今日下及草野。夫聖世豈有黨錮之事。何論朝野。亦辨其爲真與僞而已矣。予于是條次其本末。以使後之觀者有所考而感焉。

韓姬命文集序

粵東韓姬命。豈非絕數世而一出者乎。夫材罕兼通。古今同歎。是故相如工爲形似。二班長于情理。優見于此。劣亦居之。嗣是以降。康成有精經之譽。顏、陸擅有韻之聲。乃其後而昌黎生矣。理學振興。又越數百年。而周程作。亶其難哉。其他文士。亦可類見耳。明興。作者輩起。號稱兼器。亦有數家。比絜古人。斯爲特盛。閒稍衰微矣。而後遘一姬命。予交姬命深。雅能詳其本末。嘗與之極六藝之淵源。敘往世之得失。大至朝廷邊塞之利害。細及名物器用之纖微。罔弗究意。而識清氣決。非節不植。吾心儀之。王孝先、韓稚圭之流。區區文學之長。謂足以盡姬命哉。今觀姬命之集。則已如此矣。自辯說經傳。以旁至騷賦詩歌。文家之體。略備。而總其條貫。要與聖賢之旨相輔翼。夫文不見道。雖工曷裨。則大儒登博學之科。經術而傳以藻麗之業。姬命豈一世之材而已哉。通古人之難。兼作者之不數。姬命之集。于是乎可傳矣。乃予所以知姬命者。猶不盡此。然則人有不盡此者。而後能。未有不能此者。而求盡。此兼通之歎。古今所同。必藉姬命而後免也。姬命豈一世之才而已哉。姬命方著文。茲爲一代典章所繫。今先布其集以傳。俾讀是集者。知姬命有所著作。必非姬命不能也。

陳百史古文序

崇禎癸酉。予于沈眉生寓中。讀陳百史所爲程墨選。心奇之。卽語眉生。此當有名于世。已而百史舉于鄉。名果噪天下。則以爲百史但工時文也。甲戌。又從張爾公得其詩及一二序文讀之。知百史才大能兼。力追古作者。非近今文士匹。今年丁丑。同寓虎邱僧舍。每相過則談詩及文。上下古今。論源流本末。悉當百史。又盡發其所爲詩賦古文詞見示。予然後悔向之知百史者猶未深也。夫文章一道。蓋難言哉。自當時言之。則舉曰時文耳。乃韓歐當其時。皆薄時文爲不足道。而抗言學古。何也。豈非聲病比偶之習。以取世資。則不得不從俗轉移。從俗則不能獨行其志。未幾時過。而文亦棄而不自惜。若碑序論記之文。所謂立言以傳世者。故師法貴遠。而持議無嫌于高。若是者非古無取焉。于是別其所作曰古文。亦宜也。然同一學古矣。今之人又取韓歐所掃除六朝。五代之古。以爲古。而反以唐宋爲卑卑不足道者。此又何哉。本朝李北地不讀唐以後書。予狹之。及遍觀國初諸集。然後知北地所爲不讀唐以後者。猶之韓歐掃除六朝五代之意。故文不同。而其志在復古。則一也。夫百史之立志。旣已較然矣。其文亦斷然擬古作者無疑。予謂百史有六朝之靡麗而昌黎興。有五代之浮冗而廬陵出。國朝承宋元餘風。然後獻吉起而矯枉過正。今天下之文。恥言唐宋。實不能不六朝。五代。未嘗不曰吾讀漢以前書。而不能爲北地者。病在趨舍亂。而志不立。俸其苟可以成。而力不逮。今子志堅力卓。其文又不取于苟可以成而止。則向之資三君子者。所以資吾子也。子豈有意哉。百史曰。吾區區所以作爲古文者。于子則旣已知之矣。

陳中湛歸來草序

總憲陳中湛先生。以政事風節顯天下。當璫禍之興。先生幾不免。然先生不以能免爲幸。于是天下識與不識。無不幸先生之有歸來矣。比先生再登朝輔明主。敷歷南北。握憲中臺。其所爲竭忠盡智。持正守法者。爲數十年中僅見。于是天下識與不識。又無不幸先生向之歸來以有此日也。乃先生于此日。則又自幸其復歸來矣。夫跡先生後先出處。其關世道者如此。此豈以詩文重者哉。嗚呼。名人鉅公。其得于歸來之日。肆力詩文者。或寡矣。閒誠有之。然以流連社會。觴咏巒泉。謂彼不與吾事。吾事畢矣。夫就如先生始之歸來也。不以身幸存而感憤息。繼之歸來也。不以身已退而憂憫衰。觀其一篇之中。所三致意者。其懷來固可觀也。夫士大夫濡首名利。至屈體辱節。爲世大慘。視所爲流連觴咏。用以善全終者。方不止百尺樓上下。而况先生之歸來。其所著見且如此哉。予交先生嗣子定生。因得盡窺先生松柏齋諸集。及先後諸疏。愈益歎先生所爲生平者如此。其立朝者又如此。何獨至于歸來而異之。此先生歸來之作。所繇重也。嗚呼。歸來如先生者。而以詩文重乎哉。

卷園詩集序

詩非窮不工。是言也。果遂爲定論哉。陶靖節懷用世之志。杜子美有忠君愛國之心。而時位不稱。率多寄意于篇什。于是而謂詩以窮工亦宜。若本非其具。卽老死溝壑。方求一言之幾于道。不可得其詩。又安問工拙哉。成都張紫城先生。所謂能爲世用。而忠愛之心。所在卽見者也。甫令予邑。民歌誦之。十年如一日。此其真詩在民間矣。先生卽不爲詩。已與世所謂求工于窮者。不可同日語。况先生挾持忠愛。而能爲世

用者。又卒于其詩。寓之乎先生爲司馬郎。未竟用而歸。歸數年。益肆力于詩。以卷園名者。先生若謂吾卷焉。而直寄意于詩耳。要之先生有其具者也。詩亦豈待卷焉而後工哉。今天子方大用先生而詩成。予所謂窮工之說。非定論者。益于先生決之矣。本朝蜀士大夫。以詩名者可指數。予最推者爲張肖甫。肖甫生王李時。多爲所引重。予無能發揚先生而先生之詩。清雄婉麗。固已足傳無疑。卽肖甫亦先以功名顯。然則後之論詩者。稱蜀有二張焉。可矣。

楊學博詩序

往楚人江蓁羅論詩。謂古詩所命題。如君馬黃、雉子班、艾如張、自君之出矣之類。皆就其時事構詞。因以命篇。自然妙絕。而我朝詞人。乃取其題。各擬一首。名曰復古。夫彼有其時。有其事。然後有其情。有其詞。我從而擬之。非其時矣。非其事矣。情安從生。強而命詞。縱使工緻。如巧匠塑泥刻木。儼然肖人。全無人氣。至哉言乎。嘉隆以還。未有聞斯語者矣。然如蓁羅之說。則古人有是時事。有是情詞者。卽無不佳乎。情者生乎人者也。無情。詞安從真。非其人情。安得正。無情而有詞。詞不真焉。其失也僞。情不正而有詞。詞卽真焉。生心之害。詎有已哉。故我朝詩人之失。失于貌古。而古人有以詩自貌者。後世無能廢其詞。又相率而貌之。如潘、陸、沈、謝之作。曾有以其爲亂臣賊子之言。而棄而不諷者乎。詩人無識。古今皆然。蓁羅之言。亦豈遂關至極哉。予不能詩。然妄論詩。又好因作詩之人。以推測其所自爲詩之意。故所取之詩甚嚴。持議亦稍狹。世顧無取焉。乃貴池廣文通州楊先生。方以予可與言詩者。而以詩相質。今讀先生之詩。時與事會。

語絲情生。自吐要眇。求如蓁蘿所謂模擬之病。則無之。而先生抱用世之志。風烈事功。不卽自遂。姑以詩抑伏其壯懷。而寄寫其微趣。予所稱無不正之情。而情又不徒爲貌者。將于先生乎是望。則先生卽爲詩也。而豈得稱之曰此詩人而已乎。先生之鄉。有符卿范公者。當世不數人也。嘗亟稱先生。又嘗與予爲忘年交。所籌論古今事最悉。獨未一往還以詩。蓋范固不欲以詩人期予也。若是而予與先生之所期。皆可知矣。

曾學博詩序

吉安曾先生來教予邑。予予固師弟子也。一日。先生進予曰。吾不能早事子。今官來而使子事之。是予之過也。然子豈能終棄予乎。予于是問先生所欲下教者。謂何。則禪學也。制義也。詩也。夫禪吾不知之矣。制義小道。見于予他所論著者已備。請與先生言詩。予觀先生之詩。大要取法于今之所爲竟陵爾。夫竟陵之詩。果可法哉。其言以有性情浮出紙上者爲真。嗚呼。果若此。是三百篇之後。惟竟陵獨矣。乃今承襲其風者。以空疎爲清。以枯澀爲厚。以率爾不成語者爲有性情。而詩人沈著含蓄。直朴澹老之致以亡。予嘗謂學王李者。不過竊詩之皮毛也。學竟陵則併性情而亂之。故吾非惡夫竟陵也。惡夫學竟陵者之流失也。先生曰。子言是也。吾向取竟陵之言。有合于性情者以爲詩。今乃知吾詩之有合者。固非竟陵之性情。而吾之性情也。自今以往。請擇吾詩之沈著含蓄。直朴澹老者。以終身事子之言。而予詩其有濟乎。于是先生刻其近作。使予序之。然則先生之果不棄予言如此。

池陽郡邸分韻序

崇禎己卯正月予應科舉試于郡城。時安慶就試者咸在。而桐城有知名士數人。皆夙昔遊好也。予謀與羅子劉子集而觴之。先期則方子密之代予徵客。至臺試之次日。皆會予邸齋。以次就坐。觴行甚快。左右瞻對恆苦不給。又高議層出。至于廢酒。予于是起而請曰。是役也。曷分韻爲詩。僉曰。然。可以省應對之煩。詩先成及不能者。第其賞罰。又可假之行酒。因取詩上平韻序給之。人分一體。酒未一巡。而密之七言排律先就。衆咸驚異。諸君詩亦次第成。于是劉子裒而梓之。以記一時之事。而使予爲之序。予惟今日□□內地陷城郭。殺人民。流賊又出沒豫楚閒。大江以北。求室家完聚者不可得。我曹方以文字取科第。必期掃□□患。以抒天子宵旰憂。固宜每食輒置。中夜數起。求無負此賓興者。而羣事于飲。又怡暢以詩。此何異于酣歌恆舞哉。不知立事者志也。別類者聚也。宣懷者時也。而表見者素也。取之不予其素。則今之人左支而右詘者非耶。事故猝臨。然後求一日焉。相與從容論計。不可得。則時限之矣。共爲天下事。而胡越起于輦下。所謂同舟遇風。救可左右手者無人。則類非也。而一斷之于所志之未嘗立。故志以言白。聚以志起。時以聚得。而素以時徵。則今日之集之謂也。詩者言志者也。有其類矣。有其時矣。有其素矣。然則劉子之裒而梓之。以見志也。又曷可少乎哉。集中共十五人。爲趙又漢。周農夫。方爾止。吳子遠。方密之。鄧簡之。吳鑒在。左子直。錢幼光。左子厚。張濬之。劉臣向。羅季先。劉德輿。未至者孫儀之。詩凡二十三首。而予詩附後。夫子詩有之。毋爲聚今夕。而忘起沛。豐嗟乎。是亦有其志焉而已。

梁溪唱和集序

予爲詩二十年矣。視世之本無有得。輒隨聲相附以爲詩者。心棄之。于是厚量人而狹置己。不欲以詩自見。卽有之不輕以示人。蓋謂此非難見。而心知其然者寡矣。崇禎丙子。遇顧子方於村邸。讀其詩大異之。已與論又輒合。往來遂有詩。然未數數也。今年戊寅居梁溪。此唱彼和。一月閒積至數十首。生平作詩之多。無過此者。蟋蟀俟秋吟。不足怪也。獨予意疾手滑。有感卽書。都無簡束。子方之作。未嘗不風雨驟至。然當其慘澹一字之間。吮毫欲絕。語出而予瞠然視也。則過人遠矣。予兩人皆喜稱說杜詩。子方下筆每有神。至此固工部之所畏也。予詩卽不能如子方。要之胸中無萬卷書。而但附一人之聲曰詩也。此卽予曩者二十年之所棄也。

劉伯宗癸未詩序

予嘗讀今人之詩而不勝歎焉。豈非以詩無人哉。詩無人也。則以人有詩耳。夫詩曷以不可已。學成文立而詩名。故習而詩者。其所蓄積也。憫時傷事。而詩亦名。則偶而詩焉。其所感觸矣。非是者不名詩。而今之非是輒有詩。予故曰無詩也。予亦嘗爲詩矣。居邑中。與伯宗起而從事者二十年。中閒討論閱歷。不可謂不久。要無所蓄與無所感。而篇連牘積。曰吾詩也。吾詩也。予無是。伯宗無是。獨予詩不及伯宗者。本非無蓄。而或失則矜。本非不感。而亦傷于率也。以視伯宗之整而多暇。言之悲而不肆。其相去爲何如乎。此詩特癸未一歲者。歲癸未則憫傷事多。卽其所蓄積。亦以是見。要之皆不得已而詩焉者也。夫詩如伯宗而

後爲不可已。彼夫人而詩者，是不可以已乎？予故曰詩無人也。

李行季詩序

李達字行季，年十二能文，十五能爲詩，二十爲諸生，三十廩于庠，試于鄉者七。死之時才四十，死而貧甚，又無子嗣。其友吳應箕、丁煜、劉城悲之，劉卽就丁謀，悉從達家取其遺詩若干首，授箕曰：子盍訂之。予兩人將梓之，所以傳達者在此。予卒讀掩卷歎曰：古文人以不遇死者可勝道哉！顧未有如達之甚者也。達固隴西之苗裔，其才卽不敢遠比太白，然白四十方應詔而達已死，白尙有女而達無後，白名傾天下而達卒死諸生，故才而死未有如達之甚者也。夫才有大小而不遇以至于死，則一才而死有甚不甚，而期于可以傳則一，然亦有幸不幸焉。其可傳而無有能傳之者，則才高而名淹滅，又可勝道哉！此予二三人所以不忍達之死而欲以其詩傳之。詩傳而達爲不死，則達之不遇猶未爲甚也。達才頗以敏稱，其爲詩文雖倉卒應酬可以立就，都不甚珍惜，故多亡失。其存者予亦有所去取其閒，要期于達之可傳，是則予二三子之所以不死達者而已。崇禎庚午春月日書。

樓山堂集第十七卷

序

八大家文選序

自漢以來。文之流傳久。而習之者多。羣然服之。少所異同者。莫唐宋八家若矣。予固謂其知之實少也。此抑何哉。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。于場屋之取用甚便。而襲其詞者。但蘄以動悅有司之一日。非必真有得于古人不傳之妙。而師之也。于是文之精神以亡。且天下購其書者。日益衆。苦于篇卷繁積。思有以節錄之。因而選者四起。而文之精神愈亡。故八家之文。以其傳與習者之久。且多如此。實皆無所得而使之亡。文之難知。又曷怪乎。予不可謂知文。然居恆所湛溺于八家者。獨與世俗之取用異。又痛文之精神亡于世。所謂選之人。欲一大創而未能也。一日。陳子定生出其所嘗選而輯之者示予。予閱之。其異于世所爲取舍者。與予意十合八九。然則世真有得于八家者。有過陳子哉。陳子曰。古文之法。至八家而備。八家之文。以法求之者輒亡。夫文不得其神明之所寄。徒以法泥之。未嘗無法也。舍其所以寄神明者。而惟便己之爲求。天下豈有文哉。况以論八家乎。嗚呼。陳子之言如此。故其所選。自世所常誦習者。視之。若盡易人耳目之觀。而使文之精神有所寄以不亡。吾知賴有陳子而已。夫古文必有真知如陳子者。然後能不亡。則世之無所得而輒能亡古人者。其選亦何多事乎。